

## 第十二章 馬車上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靖王世子身為皇族，自然知道當今陛下與範家的情份。他略有些出神，耳旁聽著幕僚說道：“隻是那位範閑匆匆入京，今日便在酒樓上...不說太露鋒芒，也嫌孟浪了些。”

靖王世子揮揮手道：“年青人，有些衝勁總是好的...”他說話的口吻，似乎根本沒有自己也才二十出頭的自覺。

想到那個範家少年臉上親切的笑容，世子唇角泛起一絲欣賞的微笑，“更何況範家眼下正在籌劃那樁婚事，如果範閑太過低調，也不大妥當，想來今日之後，京都的人們都會知道範家多出了一個漂亮幹淨的少爺。”

忽然間他醒過神來，一拍額頭笑道：“當初請你當幕僚時便說好了，隻準幫我參謀風花雪月，我那父親是個不理朝政的閑散王爺，我這做兒子的，一定不能不肖啊。”

“來來來。”他招呼著桌上的人開始飲酒，

桌上眾人趕緊應著，心裏卻想著，如果您真的甘心做個閑散世子，那為何與範家關係如此緊密，又為何與二皇子如此親近？

—

上得馬車，一路安靜，過了一會兒，範若若卻噗哧一聲笑了出來。範閑好奇問道：“什麼事情這麼好笑？”

範若若撫胸微喘，平息一陣後說道：“又想到哥哥先前那句話了，真真是刻薄的狠。”

“哪句話？”範閑本就覺得今天在酒樓上說的話太多了些，完全違背了自己低調的做人原則，大覺不妥。

“就是那句一個個終日玩樂，瘦成皮包骨頭，還要拿把扇子扇風，難道這就是所謂風骨？”範若若學著他的口氣說著，忍不住又抿唇笑了起來。

範思轍也在一邊傻笑著，但發現車廂裏另外二人並不怎麼理會自己，有些納悶。

範閑苦笑道：“風骨這種事情是極好的，不過卻不是屬於讀書人的專有物。先前一見著那些所謂才子看天仰脖撐鼻孔的模樣，便心中不爽，一個個飽食終日，隻會清談誤事的家夥，有種就別去考科舉去，別和那位郭編纂坐一起權貴這種事情，要不然就打倒它再踩兩腳，光憑擺出個造型來，實在是很沒有什麼前途。”

聽見這句話，範若若又忍不住笑了出來，自家兄長說話的語氣，與這世上所有人都不一樣，大概也隻有自己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吧。

“剛才靖王世子在旁邊，哥哥說話一定有所顧忌。”範若若很想知道，哥哥對於這些讀書人真正的看法。

“沒有顧忌，隻不過語氣上溫柔了許多。”範閑微微笑著說道：“我並不抵觸青樓這種地方，也不認為才子就不能上青樓。但一向覺得，嫖客就是嫖客，如果上了青樓還要充才子，就和立牌坊的婊子一樣，虛偽的狠。”

範若若微羞說道：“哥哥說話也太粗魯了些。”在她的心目中，自家兄長才真正稱得上是位才子，這話豈不是將他自己也罵進來了？

範閑哈哈笑道：“反正又沒外人。”他忽然正色望著妹妹說道：“丫頭，記住了，嫁誰也別嫁才子。”

若若終於再也無法保持平靜的表情，啞道：“胡說什麼呢？”

“那個叫賀宗緯的，如今在做什麼？”

範思轍在一旁搶著回答道：“太學的學生，出身貧寒，但是據說是集賢館大學士曾文祥的學生，一向有些小才名，做的幾句詩詞...大家估計明年科舉的時候，至少是三甲。”

範閑皺皺眉，對妹妹說道：“這人看似忠厚，但其實很能忍，很能演，我不喜歡這種性格的人，你以後要小心一些，盡量不要來往。”

範若若毫不猶豫地點了點頭，在她的心目中，範閑是兄長是老師，更是自己最能倚靠的對象。

範閑在想那個叫賀宗緯的黑臉書生，對方既然已經是京都有名的才子，如果想投靠高門大族，應該有很多選擇，如果不是因為妹妹的關係，那他先前沒必要跳出來想給自己留下一個好印象？他唇角微翹笑了起來，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發現自己的身份，發現自己在若若心中的地位，這個所謂才子，看來果然不簡單。

轉頭瞄見正趴在車窗望外看的範思轍，範閑的心感覺到微微涼意，對若若說道：“呆會兒你和他先回府吧，我在京都再逛會兒。”

範思轍從車窗處收回頭來，臉上有些茫然。

範閑看著他的臉，想到自己十二歲的時候，便開始麵臨著暗殺，又想到對方其實也隻不過是個十二歲的孩子，就被拖入到這些很險惡的事情之中，不由歎了口氣說道：“你才這麼小點...唉，真是不知道該說什麼好。”

範思轍有些畏懼地往姐姐身後躲了躲，他向來膽大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每次看見範閑臉上溫柔的微笑，就有些害怕：“你在說什麼？”

範閑本來以為這次酒樓上的衝突，是眼前這個小家夥故意引出來的，以讓自己在靖王世子麵前暴露出極為不好的一面。要知道靖王府的意見，對於將來範府的家業繼承，總會起到一定作用因為酒樓是他選的，而且事情也是他惹起來。但這時看範思轍臉上茫然的神情，他不禁有些懷疑自己的判斷，莫非今天酒樓上的這一切，都隻是偶然的事？

馬車緩緩地前行著，範閑知道今天隨著自己兄妹出來的六個護衛中，至少有兩個人是柳氏的人，便沒有再說什麼。

範若若一直平靜著，低頭無語，心裏想到家裏這些事情，微感煩悶。

馬車到了範宅門口的大街上，若若領著弟弟回到府中，而範閑則是繼續他的京都一日遊。本來範若若要和他一起去，但他想到呆會兒要做的事情，隻好笑著拒絕了，又看了範思轍兩眼，開口叮囑不要將紅樓夢的事情說出去，隻是不知道對方會不會聽他的話。

藤子京坐在馬車裏，看著自己的小主人。不知從什麼時候起，藤子京便認定了自己跟著這位十六歲的小主人，一定會非常的有前途，也許是因為澹州的春天確實容易讓人產生美好的想像，也許是這一路來被麵前這個年輕人感染了，也許是兩個人之間達成了某種協議。

範閑想了想，撐頰問道：“我向父親要了你來，估計在短時間內，你沒有什麼機會出頭了，可別怨我。”

藤子京笑了笑，恭謹回答道：“少爺不是尋常人，跟著少爺，自然會有好處的。”

範閑笑道：“我又哪裏不尋常了？先前酒樓上，還不是如一般的無知少年般四處亂噴口水。”

藤子京揣摩著他話裏的意思，小心回答道：“少爺，您猜的我明白，我認為這件事情和小少爺沒什麼關係。”

馬車已經停了下來，外麵的清風入簾無聲，令人心神為之一爽。範閑看了藤子京一眼，溫柔說道：“我也希望這件事情和他沒有關係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